

鲁迅诗歌解说



铜陵有色机械总厂工人理论组
安徽师范大学鲁迅研究组
安师大中文系七四级工农兵学员

鲁迅诗歌解说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芜湖



西
夜
報
此
送
于
敬
普
道
一
百

家
十
月
日
亥
年

如
明
夜

目 录

序言.....	(1)
自题小像.....	(17)
梦.....	(23)
人与时.....	(27)
我的失恋.....	(31)
无题 (杀人有将)	(37)
赠邬其山.....	(42)
为了忘却的纪念.....	(48)
送O.E.君携兰归国	(56)
赠日本歌人.....	(60)
无题 (大野多钩棘)	(64)
湘灵歌.....	(69)
无题二首.....	(76)
送增田涉君归国.....	(82)
好东西歌.....	(90)
公民科歌.....	(94)
南京民谣.....	(99)
“言词争执”歌	(102)
无题 (血沃中原肥劲草)	(107)

偶成	(112)
自嘲	(117)
所闻	(126)
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	(130)
赠画师	(134)
二十二年元旦	(139)
学生与玉佛	(143)
吊大学生	(147)
题《呐喊》	(152)
题《彷徨》	(157)
悼杨铨	(162)
题三义塔	(167)
无题(禹域多飞将)	(173)
赠人二首	(178)
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	(183)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88)
报载患脑炎戏作	(196)
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	(201)
秋夜有感	(210)
亥年残秋偶作	(216)
附录：鲁迅论诗摘抄	(223)
后记	(228)

序 言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造就了伟大的鲁迅。伟大的鲁迅，从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斗争中，孕育出伟大的诗篇。

在鲁迅整个的战斗生活中，诗歌创作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诚如许广平同志所说：“讯师于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友朋要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转见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旧体诗集〉序》）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鲁迅诗歌，共六十一题，七十八首。其中自由体新诗八首，民谣体讽刺诗四首，鲁迅自称为“活剥体”的讽刺诗三首，余下的六十三首全为旧体诗。鲁迅诗歌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篇篇跳动着时代脉搏，首首翻卷着斗争风云；是向旧社会进击的号角，是催促新社会诞生的战鼓。她犹如战地黄花，分外芳香，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二十世纪初，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就开始创作诗歌。《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是他现存的最早的作品。这时，作者经历了封建家庭的衰落，感受到清王朝的腐败；同时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乃把此诗署名“戛剑生”，表示要拔剑而起，冲锋陷阵了。诗中的“万里长风送客船”，正反映了他对前途充满着无限希望；而“文章得失不由天”，表现出“人定胜天”的进取精神，也是对封建阶级的“天命观”的大胆挑战。不久，鲁迅去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东京，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活动的中心。青年的鲁迅，深受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更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楚，于是毅然剪去象征种族主义压迫的辫子，并在断发照片的背后，题了这首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实行卖国投降政策，把我们的祖国糟蹋得天昏地暗，满目凄凉。这首诗的首句确切地表现了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次句形象地说明腥风血雨把祖国笼罩，三句倾吐了诗人对人民大众的一片衷情，末句表达自己誓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全诗慷慨激越，气势夺人，为了拯救祖国不惜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海外八年归国，经历了辛亥革命，鲁迅在临时政府任职时，闻讯他的留日挚友范爱农失足落水而死，乃作《哀范君三章》，寄托自己深广的忧愤。诗人锐敏地感觉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指出这不过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而祖国的状况仍然是“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总结，也是对资产阶级的怀疑、失望、否定和批判。

一九一八年，即“五四运动”的前夜，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这篇划时代的巨著的《新青年》上，同时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三首新诗。接着，又发表了《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这些诗歌，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感情真挚，形式自由，充满着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他的小说、杂文一样，都是“遵命文学”，都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例如《梦》。在昏沉黑暗的时代，为了钻过反动统治者的文网，诗人便通过“梦”的形式，用迂回曲折的手法，含蓄隐晦的语言，把当年军阀混战的黑暗的现实反映了出来。而且，在俄国十月革

命曙光的照耀下，以浪漫主义的激情热烈地欢呼：“你来你来！明白的梦。”这强烈的呼声，分明是对“五四”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预感和召唤。而以往一般流行的意见，大都说这篇作品写的是鲁迅自己的梦想破灭和追求。这实在是有些“近乎说梦”的。鲁迅把这些新诗编入《集外集》时，曾在《序言》里写道：“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所谓“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实际上是给当时寂寞的诗坛以有力的震响，使诗歌在革命风暴汹涌澎湃的时代，起着摧枯拉朽、开路先锋的作用。“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鲁迅的新诗，犹如报春的杏花，预示着革命的诗坛，将呈现出春色满园的局面。

鲁迅的思想，经历过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推动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严峻的阶级斗争。从量变到质变的时期，大约在一九二七年的光景。《而已集·题辞》和历史小说《铸剑》中的三首主题歌，便是他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思想突变前夕的记录。《而已集·题辞》作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修订于一九二八年十月。这是作者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二”政变，“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之后完稿的。因为这是鲜血凝成的诗章，所以作者怀着极大的愤怒，痛斥了“用钢刀的”段祺瑞、蒋介石和“用软刀的”反动文人胡适、陈西滢之流，要革命的人们永远记着这伙“屠伯们”欠下的血债。《铸剑》始写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完稿于一九二七年四月。通过“三·一八”惨案的血的教训，鲁迅彻底否定了反动统治者徒手请愿，主张用“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即“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暴力革命。《铸剑》及其三首主题歌，就是这个思想的形象体现。第一、二首从正面怒斥残暴的统

治者杀戮人民的滔天罪行，描写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血海深仇，表现了被压迫者要求复仇的强烈愿望。第三首表面上好像在歌颂暴君的“王泽流兮浩洋洋”，其实是用反语对楚王进行辛辣的讽刺，说明这个暴君就要完蛋了。这组骚体诗，隐晦曲折，嘻笑怒骂，表现出鲁迅大胆泼辣的战斗风格。

大家知道，在漫长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鲁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参加对敌斗争的同时进行严肃的自我解剖，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后完成了思想飞跃，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战士，并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创作实践，永远受世界观的指导。只有具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才能写出共产主义的战斗诗章。前期的鲁迅，由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作指导，因而在他写的那些深刻暴露黑暗现实、表达自己远大理想的诗篇中，也曾流露出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你看，《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中那种离愁别恨、伤春怀旧的感情，《哀范君三章》中“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的消极情绪，《梦》中诗人渴望到来的“明白的梦”其实还是朦胧的憧憬，《而已集·题辞》中“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虽是极度悲愤但却感到苦闷不安的心情，不是完全可以说明吗？然而，诗人一经完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特别是一九三〇年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的诗歌创作，无论在内容、立意、构思、语言、技巧方面，都有崭新的发展，出现了巍峨辉煌、光彩照人的局面。他后期的诗歌，出色地反映了三十年代这个夜气如磐而又风雷激荡的时代，形象地记录了这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充满着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灿烂光辉，唱出了激越、高亢、雄浑、奔放的最强音，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光焰夺目的诗篇，犹如一团团熊熊的烈火，把敌人烧得胆战心惊，而

人民却感到无限温暖。鲁迅在给一位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殷夫的遗诗作序时曾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我们想，把这些话借用来评价鲁迅后期的诗歌，也是最适合的。

鲁迅后期的诗歌，迄今我们所看到的，第一首是一九三〇年写的《无题（杀人有将）》，末一首是一九三五年底写的《亥年残秋偶作》，共四十二题，四十八首。而其中，最能代表鲁迅精神和风格的，是《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首雄伟奇特、寓庄于谐的诗篇，充分地表现出诗人打碎旧世界的钢铁意志，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激情。她是作者战斗一生的光辉写照，充分地体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指示我们：“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的指示，极其高度地概括了包括诗歌在内的全部鲁迅作品的基本内容，从根本上指明了学习鲁迅和他的作品的精神和方向。我们一定要牢牢地铭记这些遗言，作为学习的方向盘和指南针。

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空前激烈，民族矛盾也极其尖锐。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猖狂地侵略扩张，妄图把我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蒋介石集团却采取“不抵抗主义”，並调集大量军队连续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在党内，以王明为头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在国统区，蒋介石还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周扬一伙“蛀虫”又执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里应外合，狼狈为奸。然而，那里有压迫，那里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也就愈烈。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工农红军战胜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向前发展，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到达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在国统区，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击退了叛徒、特务、投降派的进攻，使革命文学如冲破磐石重压的野草茁壮成长。生活在白色区域的鲁迅，自然地把他的诗篇用之于揭露中日反动派的暴行，和投降派的卑劣行径。这是时代和斗争所赋予他的光荣任务，也是他生活的环境所决定的。他曾经这样说：“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且界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鲁迅的“暴露旧社会的坏处”的诗篇，在统一的风格中，又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有把反动政客上台下台的丑恶表演，集中概括，予以鞭挞的，如《赠邬其山》；有揭露日蒋飞贼狂轰乱炸，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如《无题（禹域多飞将）》、《二十二年元旦》；有把反动派内部分崩离析、末日将临的景象描绘出来的，如《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东流）之一》；有痛斥那些自封革命作家，而压迫来时，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

的，如《无题（大野多钩棘）》。而更多的诗篇，则是从一件具体的事情出发，抒写诗人自己的感受，从而揭露了旧社会的反动本质。如《送O.E.君携兰归国》，作者说他之所以舍不得把兰花赠给远方的客人，是因为“故乡如醉有荆榛”，需要用“独托幽岩展素心”的精神，向敌人战斗；在《赠日本歌人》中，鲁迅希望日本的歌人不要留恋当时中国的歌舞，乃是因为“西游演了是封神”，斗争的锋芒直指反动派的文艺舞台和政治舞台；《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中，诗人之所以要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是由于“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就是说，当日的杭州，仍然是蒋介石黑暗统治的天下。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是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的任务是把旧社会的丑恶撕破给人看；而是二十世纪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大歌手，那就不仅暴露旧社会的黑暗，同时还充满着批判的激情，展示出光明的前景。在《无题（禹域多飞将）》中，作者揭露了中外反动派的狂妄乱炸之后，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写道：“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用臭水当美酒，以歌颂代诅咒，反语作结，批判得何等有力！在《题三义塔》中，诗人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号召中日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团结对敌之后，这样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展望美好的未来，欢欣鼓舞，情不自禁！要注意，这决不是凭空添上去的花环，而是共产主义者的科学预见。鲁迅的诗篇，批判的锋芒交映着理想的火花，充分地显示出无产阶级诗歌和一般进步诗歌的根本区别，有力地说明了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

提到鲁迅“暴露旧社会的坏处”的诗篇，我们有必要专门谈一下《好东西歌》等四首民谣体的政治讽刺诗。政治讽刺诗，便于直接地、迅速地反映当前的政治事件，准确地、无情地揭露敌人的丑恶咀脸，在对敌斗争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鲁迅一贯重

视劳动人民在文艺方面的创作，说民间歌谣“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在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鲁迅认为这种文艺应以“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来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好东西歌》等四首诗，在这方面树立了出色的典范。除《公民科歌》是讽刺国民党的专制主义和奴化教育外，其他三首都是以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为题材，揭露他们狗咬狗的丑态的作品。这些作品尖锐辛辣，如匕首投枪，是诗的杂文。作者在谈到他为什么要写杂文时所说的话，完全适用于这些诗篇：“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好东西歌》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写的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南京派的蒋介石和广东派的汪精卫、孙科之流，经过一番互相倾轧之后，双方为了保存实力，一致反共反人民，于是以“共赴国难”为幌子，妥协下来，“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在《南京民谣》里，诗人抓住了国民党的官僚政客们表里不一的矛盾，透过所谓“精诚团结”的假象，用“大家去谒灵”而且还“静默十分钟”的特写镜头，揭露出他们“各自想拳经”的分崩离析的实质，从而把“强盗装正经”的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些作品及时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用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作者之所以“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其目的是为了“催促新的产生”。（《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的诗歌，可以说是排击旧物、催促新生的战歌。她们象一朵朵悬崖百丈冰间的红梅，傲霜斗雪，呼唤着那明朗的春天。

鲁迅曾经说过：“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

能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又说：“创作总根于爱。”（《而已集·小杂感》）他青年时代的弃医从文，五四时期的战斗呐喊，北伐进军途中发出“永远进击”的号召，都是由于对人民、对祖国、对民族爱得那么深沉。在他的诗篇中，之所以以火山爆发般的愤怒的火焰，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归根结蒂，是因为他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无限同情，对党、对红军、对革命根据地的无限热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原本是同一态度的两个方面。所以，在他的诗篇里，一描绘到人民群众，一写到革命的新生力量，总是满腔热情地同情、热爱、赞美和歌颂。而这，又每每和揭露中日反动派的暴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道理很简单，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集团，是迫害中国劳苦大众的刽子手，是妄图绞杀革命新生力量的罪恶根源。

毛泽东主席指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新民主主义论》）而其中，最受压迫，最受摧残，生活最悲惨的，是年幼的妇女。她们在铁蹄之下，任人宰割，任人蹂躏，敢怒而不敢言，只有把泪水和仇恨埋在心坎里。《所闻》、《赠人二首》中的“娇女”、“越女”和“秦女”，便是三个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她们或者卖身豪门，或者到处流浪，都从没有尝到过一丝人间的温暖，有的只是悲凉、辛酸、苦痛和埋藏在心底的仇恨。诗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选取这种很有意义的题材，寥寥二十八个字，就描绘出一个画面或叙述

出一个事件，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控诉力量。作者的观点虽然隐蔽，但字字渗透了对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句句都是对反动派的严厉揭露。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和《悼杨铨》中，诗人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用秘密杀人这种最卑劣的手段，杀害了自己的战友和同志，怒火万丈，义愤填膺，乃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声讨敌人的罪行，痛哭刚强的战士。这种“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乃是为了“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我们伟大的诗人，当然不会被鲜血所吓倒，而是化悲痛为力量，揩净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下去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正表现了鲁迅这种踏着烈士的血迹奋然前行的战斗精神，和遇到刀丛剑树也无所畏惧的坚强决心。

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总是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密切注视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鲁迅，身在蒋管区，心向根据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秘密珍藏着陈赓同志画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准备写一部歌颂革命根据地人民火热斗争的作品，充分地说明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无限关注。他更热烈地希望大家都能来表现这新的世界，尤其是从中涌现出来的新的人物，以促进这烂漫的山花迅速地开遍祖国大地。一九三三年，鲁迅为一位日本画家题了一首《赠画师》，就表达了这种希望：“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这种歌颂光明的正确主张，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诗的体现。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鲁迅写这首诗时，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粉碎了蒋介石连续三次的反革命军事“围剿”，红色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处出现“万木霜天红烂漫”、“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喜人情景。鲁迅有感于此，就要求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要在“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国统区去找寻创作的题材，而要到根据地这崭新的天地里去，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运用鲜艳瑰丽的色彩，讴歌这座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春山”。鲁迅虽然没有到过红色根据地，但热烈地向往，由衷地热爱。当他听到工农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喜讯之后，情不自禁地在《湘灵歌》里，写下了这样动人心弦的名句：“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诗人借用哀怨的湘水女神，一反常态，喜形于色的举动，赞美了湘赣边区“赣水那边红一角”、“不周山下红旗乱”这种天翻地覆的光明气象，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调子是如此轻快，构思是如此新颖，色彩是如此浓艳，意境是如此明丽。亲爱的读者，你要知道什么是典型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吗？这就是。

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的战斗豪情，对敌人进行勇猛顽强的斗争，是鲁迅后期诗歌的基本特色。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无产阶级从来就是和悲观主义绝缘的。因为不斗争就不能前进，而越前进就越接近光辉灿烂的未来。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由于看到了光明的前景，树立起必胜的信念，所以即使在最险恶、最艰苦的环境里，也会以百折不回的勇气，和敌人周旋到底。比如，上面提到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自嘲》吧！你看，在“未敢翻身已碰头”这样浓烈的黑暗的时代，诗人“破帽遮颜”以便“过闹市”，“漏船载酒”敢于“泛中流”。这是何等机智的战略战术，又是何等无畏的英雄气概！并且，“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进一步表示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巨变，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誓死不变。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胆略，充分地体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我们再看一首《报载患脑炎戏作》。这是一篇辟谣的作品，是杂文化的诗。